

《复堂词录》校订后记

罗仲鼎

摘要:《复堂词录》是清末词学大师谭献编纂的、与《篋中词》相接续的历代词选本。作为当时词坛的领袖人物,谭献花费大力气遴选历代词作,正是为了通过这两个选本,阐明词这种特殊韵文的发展流变历史,宣扬自己的词学理论主张,纠正当时词坛上种种不良的风气,推动词学创作的健康发展。

关键词:词学;《复堂词录》;谭献

作者简介:罗仲鼎,男,教授。(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,浙江 杭州,310018)

中图分类号:I207.23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8-6552(2017)03-0123-03

《复堂词录》是清末词学大师谭献编纂的历代词选本,全书共收录自唐至明三百四十余人的作品1052首。全书分十一卷,计唐五代词一卷,宋词七卷,金元词一卷,明词一卷,最后附词论一卷。

作者自叙称,此书从收集、整理、补充、删汰到最后完稿,其间“时取时弃,时弃时取”,历时近三十载,于光绪8年(1882)编定。这年谭献50岁,正处于词学创作的高峰期和词学理论的成熟期。在此前4年,作者曾有清词选本《篋中词》刊印问世,《复堂词录》是与《篋中词》相接续的历代词选本。作为当时词坛的领袖人物,谭献花费这么大的力气遴选历代词作,正是为了通过这两个选本,阐明词这种特殊韵文的发展流变历史,宣扬自己的词学理论主张,纠正当时词坛上的种种不良风气,推动词学创作的健康发展。正因为如此,复堂对《词录》的编纂,态度严谨,用力甚巨。据《复堂日记》记载,在《词录》的编纂过程中,他不仅广泛参阅了前人的各种不同选本,如《花间》《草堂》《绝妙好词》《乐府雅词》《阳春白雪》《词综》《历代诗余》《宛邻词选》正续编、《宋四家词选》等等,用以比对校勘,又取当时能够看到的宋人词集如毛晋汲古阁本《宋六十一家词》、周邦彦《片玉词》等,^①互相参校,决定弃取。与此同时,复堂还与当代词学名家,如冯煦、梁鼎芬等人互相切磋,以求精益求精。^②

谭献是一位勤奋刻苦的学者和诗人,平生著述甚丰,但是绝大部分在其生前、身后都未能正式刊印,已被深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;^③从《谭献集》我们知道,他还编纂过《古诗录》《唐诗录》《金元

① 《复堂日记·补录》卷二。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三日:“以《六十一家词选》校《复堂词录》,略竟一过,颇有异同。毛本所据,殊多可取。”又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:“夜检《乐府雅词》、《阳春白雪》补校《片玉词》。倚声小集,雠对异同,亦如扫尘,旋去旋生。读书真非躁心之事。”

② 《复堂日记·补录》卷二。光绪十九年四月十五日:“星海(梁鼎芬字),还《复堂词录》写本二册,《篋中词续》稿本一册。”又十七日:“星海又校《词录》一册,欲补录白石《凄凉犯》、《醉吟商》、《霓裳中序第一》,稼轩《卜算子·寻春作》、《感皇恩》,此可谓赏奇析疑之友矣。”按复堂接受梁鼎芬意见,检浙图钞本《复堂词录》,白石《凄凉犯》等三词,稼轩《卜算子》等二词均已赫然在目矣。仅此一例已可说明,《复堂日记》所称“光绪八年写定词录”,只能说是初定,此后仍不断有修订补充。据此也可证明,我们所获得的《复堂词录》钞本,虽未可遽定其为复堂最终定本,但相信也离此不远了。

③ 谭献学术研究的领域相当广泛,治学注重经世致用。他从传统儒家的经典入手,以小学为根柢,旁及史学、哲学、金石书法、版本目录,甚至还涉及到政治、经济等等,尤其“精研丙部”,对《淮南子》和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两书,“致力为最深”,达到了极高的学术水平。胡念修认为:“其中鉴别独得之处,直发千余年来读者未泄之秘,”甚至超越了全祖望的《水经注校》与戴望的《管子校正》。当然,这只是一家之论。不过谭献自己对这两部投注了毕生心血的著作确实也十分珍视,晚年曾感叹道:“吾老矣,恐不获亲见二书刊成行世矣!”此话不幸而言中,这两种著作在作者生前均未能“刊成行世”,前者已经佚失,后者在作者身后得以刊印。这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损失。

诗录》《明诗录》等诗歌选本，可惜如今大都已经佚失，仅有序言保存在他的文集中。谭献生前曾经说过，自己的著作“已刊者十不逮一二”，这句话充满了深深的无奈和遗憾。不过对于《复堂词录》的刊印面世，作者似乎一直没有放弃。据《复堂日记》记载，光绪26年（1900）8月21日：“踵玉来言，甬上方生欲来予门下，谋刻《复堂词录》以为贄。恐未必成，姑付之。”^①方生欲拜谭献为师，答应以刊刻《复堂词录》作为拜见礼。对此事谭献似乎有些犹豫，所以说“姑付之。”从光绪八年编纂写定《词录》十一卷，到光绪26年方生答应为之刊印面世，时间又过去了整整18年。在这段时间，作者对《词录》还不断有所修订、补充和完善。这表明了作者对《词录》一书格外珍视，情有独钟。只可惜谭献始终未能看到《词录》刊印面世，次年他就因病去世了。而方生最终也并未践行自己对老师的承诺，那“姑付之”的《复堂词录》定本，也不知去向了。

清代被后人称为词学复兴的时代，作者如林，有关历代词的选本也很多，其中影响最大的，当数由朱彝尊初选、汪森增补编定的《词综》三十六卷。《词综》主要代表浙派的词学理论主张，奉姜夔、张炎为宗师，词风以清空骚雅为指归，选词以格律派词人为主体，选周密、吴文英、张炎词竟达57、54、48首之多，而苏轼词却只选录15首，可见其美学宗尚之所在。而且《词综》也不选明词，中间空缺了一段，未能与清词相接续。至于号称“网罗宏富，尤极精详”的《御选历代诗余》，且不论其是否真正“精详”，由于录词近万首，篇幅过于浩繁，只可作为文献资料收藏，并不适合一般人阅读鉴赏。复堂编选《词录》之时，浙派早已式微，以复古为己任、以继承风骚乐府传统为使命的常州词派代之兴起。常州词派的始祖张惠言曾有《宛邻词选》，嗣后又有周济的《宋四家词选》，但前者强调比兴寄托，选词标准又过于苛严，颇遭时人非议；后者推衍张氏的词学理论主张，也是常州词派的重要代表，提出“问途碧山（王沂孙），历梦窗（吴文英）、稼轩（辛弃疾），以还清真（周邦彦）之浑化”的词学理论主张，他的《宋四家词选》，虽然较之张氏《词选》取径稍宽，但对唐五代、某些北宋名家，每予疏略，亦非持平之见。谭献虽然是常州词派理论的后继者之一，或许正是有见于此，所以用数十年时间，精心编选了前后相续的两部词选——《篋中词》和《复堂词录》。《篋中词》是断代词选，此书已于作者生前正式刊印，由于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清代词坛的面貌，而且附有大量深刻精到的评论，遂成词学界推崇的清词经典文献；后者虽在作者50岁时编定，但是直到谭献去世，历20年而无由正式刊印面世，不能不说是一件令谭献本人痛心，也令后世词学爱好者十分遗憾的事情。

但是似乎应了那句“天无绝人之路”的格言，我们在整理完《谭献集》以后，一直在努力寻找《复堂词录》稿本的下落，试图弥补复堂生前的遗憾，也想为词学研究者 and 词学爱好者发掘提供一个优良的历代词选本。其中过程，颇费周折，一言难尽。国家图书馆虽然藏有谭献《词录》钞本八卷，但已非完本，也不是谭献自己最后的定本，^②且索取条件比较苛刻，因此只能放弃；杭州虽然是复堂的故乡，但我们的访求起初也一无所获。以后发现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藏有《复堂词录》钞本四卷（3—6卷），十遗六七，且按规定不准复制，令人弃取两难。数月之后，忽然又传来了消息，浙图古籍部在整理库存旧书时，陆续发现了《复堂词录》钞本七、八卷和九、十、十一卷。过了半年，浙图善本部在整理库存旧书时又发现《复堂词录》钞本一、二两卷，而且与浙图古籍部所藏同出一手，扉页盖有“浙东汤氏掬执宦藏”印章。至此，《复堂词录》（1—11卷）终成完璧，令人大喜过望。按浙东汤氏乃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、收藏家汤寿潜（1856—1917），他曾遗命资助20万银圆为浙江图书馆建馆费用，

① 见范旭仑、牟晓明整理的《复堂日记·续录》。

② 国图钞本，未录梁鼎芬建议增补的白石《凄凉犯》、稼轩《卜算子》等5首词，白石词仍为14首，较浙图本少3首，稼轩词仍为24首，较浙图本少两首。

此事后来由其嗣子拙存具体完成。至于《复堂词录》稿本如何成为浙图的馆藏，因人事代谢，过程已难确考。此书用绿色格子竹纸钞写，版心下端印有“复堂稿本”四字，小楷工笔，字迹清晰，词中错谬及异文，则间用朱笔和黑笔批注说明。据此推断，浙图所藏稿本，很可能就是复堂生前最后审定的本子。

与朱彝尊、汪森《词综》和张惠言《宛邻词选》、周济《宋四家词选》相比，谭献《复堂词录》有几点值得注意：第一，选录标准比较公允，既不像朱、汪那样偏于一端，也不像张、周那样过于苛严，甚至刻意甄别门户。选词以艺术标准为主，入选作品绝大多数都是艺术上比较完美，历来广为传诵的名篇。第二，能够兼容词学史上各种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和作品，对各家入选作品保持合适的比例。例如浙派崇尚的词人姜夔和张炎，分别入选了17首和20首；常派崇尚的词人王沂孙和吴文英，也分别入选了19首和20首；至于对辛弃疾和周邦彦，前者由于其作品数量既多且好，后者则由于其在词学史上的重要地位，分别选录了26首和32首。这样的比例，大体上是恰当的。第三，与《篋中词》不同，《复堂词录》对入选词人和作品的评论，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。正如谭献自己《叙录》所言，“其大意则折衷古今名人之论，而非敢逞一人之私言”，因此《词录》中大量引用前人的词评，很少直接发表个人的意见。而在第十一卷《词论》中，更是集中了前贤的词评和词论，当然这些评论是经过作者精心挑选、也是用来表达复堂本人词学理论主张的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尽可能做到客观公允，避免“逞一人之私言”的偏见。不过，这种过于谨慎的做法，也留下了一定的缺憾，因为在《复堂词录》中，我们没能再次见到谭献本人在《篋中词》中那些精彩而精确的评语了，这不免令人遗憾。第四，谭献对南宋遗民词人和明末忠烈之士的词作似乎有所偏爱，这类作品大多具有浓烈的感情和沉郁悲痛的艺术风格，这可能也表现了谭献本人对历史上节烈之士的敬仰之情。^①第五是容量适中。全书选词1052首，既可包括历代众口传诵的名家名篇，又可适当涵纳某些特色鲜明的作家和作品，便于人们了解历代词坛的全貌。

由于《复堂词录》是一个钞本，错误和舛漏自然难免。在整理校点的过程中，我们根据《全唐五代词》《全宋词》《全金元词》《全明词》以及各种选本和别集，加以校勘，改正了某些明显的错误。至于异文，则一仍其旧，只在校文中加注说明，以尽量保持本书的原貌。原书没有作者介绍，我们增加了作者小传，以便阅读。谭献“精研两部”，在文字学上下过苦功。像许多晚清学者一样，在写作时不免技痒，有使用古体字、异体字和生僻字的习惯。为了尽可能保留这一“海内孤本”的原貌，同时也表达我们对前辈学人的尊重，在此书补订校点过程中，除了用标准今体字替代原书某些生僻古体字和异体字之外，习见者则一仍其旧，不予改变。

[责任编辑：华晓红]

^① 《复堂词录》不仅大量选录宋末遗民的词作，而且特别重视选录明末殉国烈士如陈子龙、夏完淳、钱肃乐、张煌言等人的词作。《复堂日记》卷六记载：“写定《复堂词录》……又从丁绍仪《听秋声馆词话》中钞得明季钱忠介（钱肃乐）、张忠烈（张煌言）二词，如获珠船。”